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十二樓
第十八回 拂雲樓第一 洗脂粉嬌女增嬌 弄娉婷醜妻出丑

詩云： 閨中隱禍自誰萌？狡婢從來易惹情。

代送秋波留去客，慣傳春信學流鶯。

只因出閣梅香細，引得窺園蝶翅輕。

不是紅娘通線索，鶯鶯何處覓張生？

這首詩與這回小說都極道婢子之刁頑，梅香之狡獪，要使治家的人知道這種利害，好去提防覺察她，庶不致內外交通，閨門受玷。乃維持風教之書，並不是宣淫敗化之論也。

從古及今，都把「梅香」二字做了丫鬟的通號，習而不察者都說是個美稱，殊不知這兩個字眼古人原有深意：梅者，媒也；香者，向也。梅傳春信，香惹游蜂，春信在內，游蜂在外，若不是她向裡向外牽合攏來，如何得在一處？以此相呼，全要人顧名思義，刻刻防閑；一有不察，就要做出事來，及至玷污清名，梅香而主臭矣。若不是這種意思，丫鬟的名目甚多，哪一種花卉、哪一件器皿不曾取過喚過？為何別樣不傳，獨有「梅香」二字千古相因而不變也？

明朝有個嫠婦，從二八之年守寡，守到四十餘歲，通族逼之不嫁，父母勸之不轉，真是心如鐵石，還做出許多激烈事來。

忽然一夜，在睡夢之中受了奸人的玷污，將醒未醒之際，覺得身上有個男子，只說還在良人未死之時，摟了姦夫盡情歡悅，直到事畢之後，忽然警醒，才曉得男子是個奸人，自家是個寡婦，問他「何人引進，忽然到此？」姦夫見她身已受染，料無他意，就把真情說出來。原來是此婦之婢一向與他私通，進房宿歇者已非一次，誠恐主母知覺，要難為她，故此教導姦夫索性一網打盡，好圖個長久歡娛，說：「主母平日喜睡，非大呼不醒，乘她春夢未醒，悄悄過去行奸，只要三寸落肉，大事已成，就醒轉來也不好喊叫地方再來捉獲你了。」姦夫聽了此話，不覺色膽如天，故此爬上牀來，做了這樁歹事。

此婦乍聞此言，雖然懊恨，還要顧惜名聲，不敢發作。及至姦夫去後，思想二十餘年的苦節，一旦壞於丫鬟之手，豈肯甘心？忍又忍不住，說又說不出，只把丫鬟叫到面前，咬上幾口，自己長歎數聲，自縊而斃。後來家人知覺，告到官司，將姦夫處斬，丫鬟問了凌遲。那爰書上面有四句云：「仇恨雖雪於死後，聲名已玷於生前；難免守身不固之愆，可為御下不嚴之戒。」另有一個梅香，做出許多奇事，成就了一對佳人才子費盡死力撮不攏的姻緣，與一味貪淫壞事者有別。看官們見了，一定要修為美談，說：

「與前面之人不該同年而語。」卻不知做小說者頗諳《春秋》之義：世上的月老，人人做得，獨有丫鬟做不得；丫鬟做媒，送小姐出閣，就如奸臣賣國，以君父子人，同是一種道理。故此這回小說原為垂戒而作，非示勸也。

宋朝元祐年間，有個青年秀士，姓裴，名遠，字子到，因他排行第七，人都喚做裴七郎。住在臨安城內，生得俊雅不凡，又且才高學富，常以一第自許。早年娶妻封氏，乃本郡富室之女，奩豐而貌畲，行卑而性高，七郎深以為恥。未聘封氏之先，七郎之父曾與韋姓有約，許結婚姻。彼時七郎幼小，聲名未著，及至到弱冠之歲，才名大噪於裡中，素封之家人人欲得以為婿。

封氏之父就央媒妁來議親。裴翁見說他的妝奩較韋家不止十倍，狃於世俗之見，決不肯取少而棄多，所以撇卻韋家，定了封氏。

七郎做親之後，見她狀貌稀奇，又不自知其丑，偏要豔妝麗服，在人前賣弄，說她是臨安城內數得著的佳人。一月之中，定要約了女伴，到西湖上遊玩幾次。只因自幼嬌養，習慣嬉游，不肯為人所制。七郎是個風流少年，未娶之先，曾對朋友說了大話，定要娶個絕世佳人，不然，寧可終身獨處。誰想弄到其間，得了個東施嫫母！恐怕為人恥笑，任憑妻子遊玩，自己再不相陪，連朋友認得的家僮也不許他跟隨出去，貼身服事者俱是內家之人，要使朋友遇見，認不出是誰家之女，哪姓之妻，就使他笑罵幾聲，批評幾句，也說不到自己身上。

一日，偶值端陽佳節，閩郡的男女都到湖上看競龍舟，七郎也隨了眾人夾在男子裡面。正看到熱鬧之處，不想颶風大作，浪聲如雷，竟把五月五日的西湖水變做八月十八的錢塘江，潮頭准有五尺多高，盈舟滿載的游女都打得渾身透濕。搖船之人把捺不定，都叫他及早上岸，再遲一刻就要翻下水了。那些女眷們聽見，哪一個不想逃生？幾百船的婦人一齊走上岸去，竟把蘇堤立滿，幾乎踏沉了六橋。

男子裡面有幾個輕薄少年，倡為一說道：「看這光景，今日的風潮是斷然不住的了，這些內客料想不得上船，只好步行回去。我們立在總路頭上，大家領略一番，且看這一郡之中有幾名國色。從來有句舊話，說『杭州城內有脂粉而無佳人』，今日這場大雨，分明是天公好事，要我們考試真才，特地降此甘霖，替她們洗脂滌粉，露出本來面目，好待我輩文人品題高下的意思。不可負了天心，大家趕上前去！」眾人聽了，都道他是不易之論，連平日說過大話不能應嘴的裴七郎，也說眼力甚高，竟以總裁自命。

大家一齊趕去，立在西泠橋，又各人取些石塊墊了腳跟，才好居高而臨下。方才站立得定，只見那些女眷如蜂似蟻而來，也有擎傘的，也有遮扇的，也有摘張荷葉蓋在頭上，像一朵落水芙蓉隨風吹到的，又有傘也不擎、扇也不遮、荷葉也不蓋、像一樹雨打梨花沒人遮蔽的。眾人細觀容貌，都是些中下之材，並沒有殊姿絕色。看過幾百隊，都是如此。大家歎息幾聲，各念《四書》一句道：「才難，不其然乎！」正在嗟歎之際，只見一個朋友從後面趕來，對著眾人道：「有個絕世佳人來了，大家請看！」眾人睜著眼睛，一齊觀望，只見許多婢僕簇擁著一個婦人，走到面前，果然不是尋常姿色，莫說她自己一笑可以傾國傾城，就是眾人見了，也都要一笑傾城、再笑傾國起來！

有《西江月》一詞為證：面似退光黑漆，肌生冰裂玄紋。腮邊頰上有奇痕，彷彿湘妃淚印。指露幾條碧玉，牙開兩片烏銀。

秋波一轉更銷魂，驚得才郎倒褪！

你道這婦人是誰？原來不是別個，就是封員外的嫡親小姐、裴七郎的結髮夫人。一向怕人知道，丈夫不敢追隨，任親戚朋友在背後批評，自家以眼不見為淨的。誰想到了今日，竟要當場出丑，迴避不及起來。起先那人看見，知道是個丑婦，故意走向前來，把左話右說，要使人辨眼看神仙、忽地逢魑魅，好吃驚發笑的意思。及至走到面前，人人掩口，個個低頭，都說：

「青天白日見了鬼，不是一樁好事！」大家閉了眼睛，待她過去。

裴七郎聽見，羞得滿面通紅，措身無地。還虧得預先識竅，遠遠望見她來，就躲在眾人背後，又縮短了幾寸，使她從面前走過，認不出自己丈夫，省得叫喚出來，被人識破。走到的時節，巴不得她腳底騰雲，快快地走將過去，省得延捱時刻，多聽許多惡聲。誰想那三寸金蓮有些駝背，勉強曲在其中，到急忙要走的時節，被弓鞋束縛住了，一時伸她直，要快也快不來的。若還信意走去，雖然不快，還只消半刻時辰。當不得她賣弄妖嬈，但是人多的去處，就要扭扭捏捏，弄些態度出來，要使人贊好。任你大兩盆傾，她決不肯疾趨而過。誰想腳下的爛泥與橋邊的石塊都是些冤家對頭，不替她長豔助嬌，偏使人出乖露醜。正在扭捏之際，被石塊撞了腳尖，爛泥糊住高底，一跤跌倒，不覺四體朝天。到這倉惶失措的時節，自然扭捏不來，少不得搶地呼天，倩人扶救，沒有一般醜態不露在眾人面前，幾乎把上百個少年一齊笑死。

起先的裴七郎雖然縮了身子，還只短得幾寸，及至到了此時，竟把頭腦手足縮做一團，假裝個原壤夷俛玩世不恭的光景，好掩飾耳目。正在嘩噪之時，又有一隊婦人走到，看見封氏吃跌，個個走來相扶。內中有好有歹，嫫妍不一，獨有兩位佳人，年紀在二八上下，生得奇嬌異豔，光彩奪人，被幾層濕透的羅衫黏在裸體之上，把兩個豐似多肌、柔若無骨的身子透露得明明白白，連那酥胸玉乳也不在若隱若現之間。眾人見了，就齊聲贊歎，都說：「狀元有了，榜眼也有了，只可惜沒有探花，湊不完鼎甲。只好虛席以待，等明歲端陽再來收錄遺才罷了。」

裴七郎聽見這句話，就漸漸伸出頭來。又怕妻子看見，帶累自家出丑，取出一把扇子，遮住面容，只從扇骨中間露出一雙餓眼，把那兩位佳人細細地領略一遍，果然是天下無雙、世間少二的女子。

看了一會，眾人已把封氏扶起。隨身的伴當見她衣裳污穢，不便行走，只得送入寺中暫坐一會，去喚轎子來接她。這一班輕薄少年，遇了絕色，竟像餓鷹見兔，饑犬聞腥，哪裡還丟得下她？就成群結隊尾著女伴而行。裴七郎怕露行藏，只得丟了妻子，隨著眾人同去。

只見那兩位佳人合擎著一把雨蓋，緩行幾步，急行幾步，緩又緩得可愛，急又急得可憐，雖在張皇急遽之時，不見一毫醜態。可見純是天姿，絕無粉飾，若不是颶風狂雨，怎顯得出絕世佳人！及至走過斷橋，那些女伴都借人家躲雨，好等轎子出來迎接。這班少年跟不到人家裡面去，只得割愛而行。